

「美」大贯惠美子 著 石 峰 译

作为自我的稻米：

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Rice as Self:
Japanese Identities
through Time

「美」大贯惠美子 著 石峰 译

作为自我的稻米：

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



Rice as Self:
Japanese Identities
through Tim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
(美)大贯惠美子著；石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3

书名原文：Rice as Self:Japanese Identities through Time
ISBN 978-7-308-14368-4

I. ①作… II. ①大… ②石… III. ①大米—民族社会学—象征人类学—研究—日本 IV. ①TS212.7 ②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9976号

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

[美]大贯惠美子 著 石峰 译

责任编辑 杨苏晓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75千

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368-4

定 价 4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中文版序

非常荣幸和高兴，拙著《作为自我的稻米》被译为中文。衷心感谢石峰教授对我的作品感兴趣并花费时间进行了翻译。

也许没有多少人会反对，当提到食物时，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环境，巧妙地将它们转换为美味佳肴，比如燕窝的例子，这一点没有其他民族能与之相比。另外，中国人还把食物消费放在社交的中心——不论在亲属、业务伙伴还是陌生人当中，他们都会设宴请客，目的是加强和巩固人际关系。

如果饮食占据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中心，那么稻米就是其中的主要食物。倘若我所知无误，中国人所说的“吃饭”也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吃，因为“饭”不但指煮熟的稻米，也代表一般意义上的食物——这一点与日本人非常相似。因此，我迫切希望从中国读者那里获得反馈，以了解他们对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待稻米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解释——不仅仅作为食物，而且作为文学、诗歌和各种艺术表达的对象，以及在各种社会行为中扮演的角色。

对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如何看待稻米进行比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视窗去窥究两个拥有巨大共同点和不同点的民族。我希望日本文化、社会和历史中关于稻米的知识，能够促成中日两个民族间的比较研究。

因此，我论稻米的著作译成中文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大贯惠美子

Emiko Ohnuki-Tierney

致 谢

1989—1990 年我在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工作时开始了此项研究。全职研究的那段时光确实恬静。我要特别感谢中心和国家科学基金（编号 BNS87-00864），以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生院的支持。没有来自威廉·威拉斯（William F. Vilas）信托的威拉斯研究教授基金的慷慨支持，本项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文字不能表达我对信托基金、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生院的感谢。

宫田升（Miyata Noburu）不仅向我提供信息，而且耐心听取我的观点，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批评。凡斯纳（Jan Vansina）阅读了早期的原稿，几乎逐页地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细致的历史与民族志资料，但特别鼓励我的诠释。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对我论天皇的部分作了大量的批评，当我在修订关于皇室制度部分时，他的建议与批评特别有益。柴尔德（Chester S. Chard）引导我进入日本考古学，使我较轻松地处理史前史。其他许多人对本书都作出了贡献，这里仅提几个：约瑟夫·纳吉（Joseph

Nagy)、马修·克莱默(Mathew Kramer)、杵岛贵子(Kishima Takako),以及罗伯特·博克(Robert M. Bock)、斯蒂芬·古德曼(Stephen Gudeman)、劳伦斯·沙利文(Lawrence Sullivan)和贤治·蒂尔尼(Kenji Tierney)。

本书完成后,我有幸被邀请去演讲该研究资料的各个部分。在此没有足够的篇幅去感谢每一个给我重要反馈的邀请方:明尼苏达大学人类学系(1992)、哈佛大学世界宗教中心(1991)、夏威夷东西方中心(1991)、伦敦经济学院社会人类学系(1990)、伯克利加州大学日本研究中心(1989)、斯坦福大学东亚计划(1989)。

我必须对巴黎的同事表达特别的感谢。1992年4月,我受邀参加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举办的讨论班所接受到的反馈,对我离开法国后修订整个原稿有相当的价值。我热忱地感谢奥格(Marc Augé)的邀请以及他与我充满活力的讨论。正是通过他对“空间”(l'espace)的重视,使我认识到稻田的巨大象征意义。还要感谢与弗朗索瓦·H-奥格(Françoise Héritier-Augé)讨论食物与身体,与让·巴赞(Jean Bazin)讨论神权—王权,与莫里斯·戈德里亚(Maurice Godelier)讨论作为货币的稻米,与克劳德·梅拉索(Claude Meillasoux)讨论食物与献祭。

长时间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进行引人入胜的讨论,让我重新修订了关于日本境内外食物与权力不平等的关系,使这个问题更加清晰,促使我在第八章与第九章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两位匿名审读人。其中一位特别赞同他所阅读部分的观点。尽管事后我发现原稿相当的不成熟,他提出的建议和他的宽容,促使我决定完善它。

我特别热忱感谢玛丽·马雷尔(Mary Murrell),其职业素养连同温暖的鼓励,使本书的出版过程格外愉快。从法国回来后,我希

望稍微修改一下原稿，她的宽宏大量和耐心允许我再次作了修订。也要感谢沃尔特·利平科特（Walter Lippincott），他对我的工作和前后四本书十年来提供了一贯的支持。自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上一本书后，珍妮特·斯特恩（Janet Stern）就持续着她的友谊和职业指导，这对我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保持合作至关重要。我热忱地感谢她。

有如此多慷慨的同事，我感到极大的幸运，特别感谢他们温暖与激励的同事关系。本书定有不当之处，不管怎样，文责自负。

谨以此书献给藤田晃先生（Mr. Fujita Akira），也就是藤田老师。二战快结束时，日本的学生被重新安置到乡村。我的学校甲南小学（Kōnan），把学生安置在一个偏僻山区的禅庙。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饮食糟糕得只能喝米粥，如此稀淡以至能数清米粒，伴有几粒红豆和两三块带盐的小土豆被用来增加食物的分量。早上正式地背诵完佛经后，我们回到宽敞的公共房间继续背诵，虽然用的是诵经的音调，但词已改为“我们饿了！我们饿了！”不久我吞不下土豆只能选择饥饿。藤田老师回家从他的农场带来一些他家私人的稻米供我吃。战争结束后，我们回到了神户，发现学校已完全被破坏了。尽管在轰炸中学校还是必须继续办下去。一天他带我们去看电影，是关于居里夫人生活的故事。居里夫人总是穿着黑色衣服，她对科学的非凡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那晚我久久不能入睡。翌日我向藤田老师表明自己想做居里夫人，并宣布了我的科学实验计划。藤田老师的专长是科学，他非常兴奋，于是每天放学后我们俩就开始那些注定倒霉的实验。那时尽管我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但事后我感到非常惊讶——1946年很少有日本人，特别是男人，把一个女孩子的职业抱负当回事。为了他向我提供的稻米，更是为他对我研究的鼓励，谨以此书作为对他

的记忆。同时也让我表达对甲南小学感谢，在堤恒也（Tsutsumi Tsuneya）校长富有魅力的领导下，学校提供了自由、开放和激励的环境，我第一次感到学习的满足和快乐。

1992 年 7 月 9 日

于麦迪逊

目录

中文版序	1
致 谢	3
一 食物作为自我的隐喻：历史人类学的运用	1
二 当代的稻米与稻作农业	13
当今世界的稻米	13
日本的稻米类型	16
日本政府对稻作农业的介入	17
当代日本的稻米与稻作农业	20
消费者对稻米与稻作农业的态度	24
稻米进口问题	27
当代稻米象征的重要性	32
三 稻米作为主食？	33
稻米文化派	36
非稻米文化派	38

稻米作为日本人主食的疑问	44
二战后日本膳食中的稻米	45
稻米的数量和质量价值	47
四 宇宙起源与宇宙观中的稻米	49
宇宙起源中的稻米	50
大尝祭：皇室践祚仪式	54
大尝祭与神话—历史	58
日本宇宙观中的稻米：一个诠释	62
日本的王权与神圣王权	68
五 作为财富、力量 / 权力与美学的稻米	75
日本民俗和民间宗教中的财富	75
稻米作为圣税和圣币	80
稻米的力量 / 权力与美学	87
六 作为自我的稻米，作为我们土地的稻田	95
农业日本：一个表征	95
古代时期（公元前 300—公元 1185 年）	98
中世时期（公元 1185—1603 年）	100
近世早期（1603—1868 年）	102
近现代时期（kin-Gendai）（1868 年至现在）	108
当代日本	111
日常生活中作为自我的稻米	112
农业宇宙观，农业意识形态	116

七 自我与他者论述中的稻米	119
日本文化中的人观：一个基本框架	120
作为自我的国产米和作为他者的外国米：	
日本人与其他亚洲人	123
作为自我的稻米和作为他者的肉：	
日本人与西方人	127
西方短粒米与日本短粒米	131
历史的合然与变迁的身份	134
八 跨文化视野中作为自我与他者的食物	137
食物（Food）与食物（Foods）	137
总体上主食作为食物的隐喻	140
主食作为自我的隐喻	141
作为自然的植物食物	145
九 穿越时间的象征实践：自我、族性与民族主义	153
象征实践：稻米作为构成的物质性和意义	154
食物：自我的转喻—隐喻	157
原初自我：纯洁、土地和历史	158
历史合然中的“文化殖民主义”	162
参考文献	167
索 引	189
译后记	209

一 食物作为自我的隐喻：历史人类学的运用

民族之间通过贸易、战争、宗教等产生密集的互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一个熟悉的历史图景。人类学家逐渐意识到在历史过程中，很少有不跟其他民族发生关系，以及不跟其他民族进行货物交换的民族。直接或间接通过文化制品和制度的交换而与其他文化相遇，常常促使人们思考在与其他民族发生关系时自己是谁。

食物在人们思考他们自己与他者时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佩里（Parry，1985：613）对于印度文化记述道：“人如其食。食物不仅仅创造了他的身体物质，而且还造就了他的道德性情。”布罗代尔（Braudel，1973：66）关于欧洲也有相似的言论。“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会判断你是谁”，这同样与德国谚语相似，“人如其食”（*Der Mensch ist was er isst*）。食物不仅告诉人们怎样生活，而且还告诉当自己与他者发生关系时怎样思考自己。一个民族的烹调方法，或者一种特别的食物，常常标记着集体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边界，例如作为区别他者的根据。尽管日本人十分迷恋生食，阿伊努人（Ainu）

对自己的花长时间煮熟食物的烹调方法却感到特别骄傲，并以此作为“文明”之道与“野蛮”的吃生食的邻居日本人与奇利雅克人（Gilyaks）区别开来。反过来，许多日本人一直把自己与邻国的韩国人和中国人区分开来，因为后两者食用大蒜，而大蒜通常在和食（*washoku*）中不会使用。人们常常迷恋自己的烹饪，而对其他民族的饮食方式感到厌恶，包括他们的餐桌礼仪（Ohnuki-Tierney, 1990a）。

当今世界许多城市地区，民族食物依然非常普遍，同时食物也已经真正国际化了。在英国，日常烹饪所包括的食物很多都是从前殖民地地区——非洲、东西印度、巴基斯坦、中国（香港）——引进的，以及“意大利”比萨、美国汉堡和“美国牛排”。在南伦敦，我有些吃惊又饶有趣味地看到“鱼和炸薯条”被广告宣传为“传统”食品。在日本，甚至在最近才被引进的快餐如麦当劳、艾德熊（A & W）和肯德基炸鸡之前，已有大量外国食物被日本人接受，有的已成为日本烹饪的一部分了，如中国的拉面（*rāmen*）和印度的咖喱菜。

在世界许多地区当烹饪国际化后，一些民族节日和饮食方式开始“复活”。这些“民族复活”通常是一种“传统的发明”（Hobsbawm and Ranger, 1986）。^①回顾发明实践，烹饪也不例外，被定义为“真正的传统”，而事实上它们仅仅是后来的发明，就像现在已知的苏格兰短裙或“苏格兰高地传统”（Trevor-Roper, 1983）。在当代日本，传统和食开始出现惊人的回潮，主要因为日本在全球地缘政治的冲击下，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转变。同样，“苏格兰高地文化”也是在与英格兰合并时被创造的。在这两个案例中，这些

① 这个短语被使用的太频繁、太表面化了，已经丧失了最初的解释力。“发明”所涉及的事物具有历史先例的基础，而不是凭空而出。

“发明”与人们重新界定他们身份的迫切需要有关。世界范围的“族性”或“文化”的复活必须被看作是自我的呈现与再呈现，食物日益成为“自我的隐喻”。

在自我与他者的区隔与表征的辩证过程中，人们会选择重要的食物与烹饪作为隐喻。一些主食（staple foods）往往在其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例如，吃麦的北印度人与吃米的南印度人相对；过去几个世纪吃黑面包的欧洲农民与吃白面包的上层阶级相对；吃米的亚洲人与吃面包的欧洲人相对。

为了探讨一个民族怎样以一种主要食物的隐喻来思考自己与他者的关系，我选择稻米之于日本人作为一个个案。作为一个民族，当日本人遭遇不同的他者时——中国人与西方人，日本人通过使用稻米作为自己的隐喻来反复地重构自我。除了作为食物的稻米，稻田在自我认同与日本人的身份问题上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稻米的象征意义分为两方面，一方面“作为我们食物的稻米”，另一方面“作为我们土地的稻田”，两者相互支持。

当我开始这项研究计划时，根据战后的研究成果，稻米自从引进日本后成为日本人的“主食”——数量上特别重要的食物——这个观念必须被质疑。这个观念在战前被认为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战后的学术研究所揭示的证据表明，稻米在数量上对许多日本人来说并不总是很重要（第三章）。尽管如此，许多学者认为稻米对日本人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稻米的多重意义中，作为自我的隐喻最重要。换言之，稻米之所以成为日本人的支配隐喻，不仅仅因为稻米作为食物能填饱肚子。

被应用于日常生活话语中的隐喻，或如拉克夫和约翰逊（Lakoff and Johnson, 1980）所言“我们生活所依的隐喻”，在人们的意识里并不总是很清楚。例如，就像我稍后要解释的，作为隐喻

的“面包”有多层意义——作为一般的食物或指基督的身体。但是，人们通常不清楚它的多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这里我与已故的象征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特纳（V. Turner）的看法有些不同，他的“解释的意义”（exegetical meaning）（1967：50）与“支配符号”（dominant symbols）（1967：20，30—33）等概念强调使用符号的人与解释意义的人是没有区别的。根据我自己对阿伊努人与日本人的研究经验显示，他们是遵从习俗，但未必意识到其行为及符号使用的意义。语词与非语词中所呈现的隐喻及其意义通常被解释它的人提炼出来，比如人类学家。费尔南德斯（Fernandez，1990）告诉我们，在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n）山区的一个村庄中，体现在一所房屋的钥匙的意义如何通过某个事件在个体意识中逐渐显现，以及这些深刻的意义如何扎根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和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民间日常生活中隐喻的运用与文学家及其他文化精英的运用有显著的差异，这些精英的才智在于他们能够创造一个全新的隐喻，并且呼吁关注在隐喻与所指之间惊人的相似性（详见 Ohnuki-Tierney，1990c）。

“支配”的重要性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它频繁发生，或它的呈现，其自身或其图像表征，是相当显著的；其二，它作为一个“窗口”显示了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一种文化中总是存在大量的支配符号。例如，在日本文化中有山、海、竹、牛等等和其他无数的支配符号，每一个都揭示了文化与社会意义。

本书的意图是为了展示日本人的自我概念在历史上遭遇不同的他者时如何呈现不同的轮廓，以及稻米与稻田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作为思考的载体——尽管这在人们的意识中并不总是很清楚。

虽然很容易理解在遭遇其他民族时人们如何概念化自己作为集体的自我，但要理解一个特别的表征样式如何取得支配地位却相当

费劲，因为在任何社会群体中都会存在大量竞争的表征样式和多种声音。事实上，随着人类学家敏锐地意识到任何社会群体内部都存在多样性，“竞争”这个词现在经常出现在书和文章的标题中。就如我早期作品所揭示的（Ohnuki-Tierney, 1987），日本文化和社会同样存在异质性。对稻米作为日本人自我隐喻的研究，涉及一个问题即稻米是怎样成为日本的支配象征的，因为事实上有大量的日本人从事稻作农业之外的职业，并且，如上所述，稻米在数量上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也不是很重要。

在宽泛的框架下，一方面，是关于一个强有力的自我表征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关于在一个文化中如何调和支配象征与多样性的关系（第六章）。某种表征如何成为一种策略，它如何获得力量来自然化它的意义？我所使用的“自然化”（naturalize）与巴特（Barthes）、布迪厄和福柯（Foucault）一样。我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是指在历史过程中文化决定的价值与规范获得了一种使人们相信它是“自然”的而不是随意的地位（参见 Bourdieu, 1977: 164）。例如，在世界许多文化中，甚至今天，月经血被认为是“自然”的污染和肮脏——这个观念常常被用作禁止妇女参加各种宗教活动的借口。

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某些强有力的个体建立了某种意义结构，其余的人盲目接受。一些概念工具如“虚假意识”、“神秘化”、“霸权”，甚至“自然化”，其表面上的可操作性常常导致研究者避开一些问题，并忽略文化的特殊意义和特定的历史过程。

本书所特别提出的问题不能通过共时性地检验日本文化与社会得到答案。因此，我通过历时性来检验，其中被卷入到文化实践和制度中的稻米与稻田扮演了重要角色。当人类学被历史化